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評文全本

李中敏

文宗

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沈傳師觀察江西辟爲判官。入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兩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爲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

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
權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
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則天且雨矣。帝不省。中敏以
病告滿。歸潁陽。注誅以司勳員外郎召。累遷諫議大夫。
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允審其副。有不
可。輒卻之。臣請匭出禁中。暮而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
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不重密。非窮塞得
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
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繇是復
棄官去。開成末。爲婺杭二州刺史。卒于官。

唐書卷一百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四

武李賈白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
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
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爲起居舍人丐終制
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
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卽自請抑母黨上言去
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

武平一
武平一
父

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
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
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
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
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
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
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
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
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

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譙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

李父

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媒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立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旣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衡別傳。

李父字尙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

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
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
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
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
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
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
河東瀕賊徹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
詔遣至慰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尙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
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

言至議以爲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
在占籍今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
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
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歷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
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諡曰文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
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爲彭城令
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

白行簡

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劍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

敏中

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歷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爲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茶不任事卽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卽日知制誥召入翰

桓彥範

唐書卷一百二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五

五王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

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旣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有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

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者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勾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臺城令彥範弟玄範官

薛季昶

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橐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髽州不能効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爲味虛笞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

楊元琰

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卽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爲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

楊元琰者、字溫、號州閬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

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徙爲荆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荊州，共乘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